

草木传

(又名《草木春秋》)

目 录

开演	3
第一回 梓子斗嘴	4
第二回 陀僧戏姑	8
第三回 妖蛇出现	11
第四回 石斛降妖	14
第五回 灵仙平寇	18
第六回 甘府投亲	23
第七回 红娘卖药	26
第八回 金钗遗祸	30
第九回 番鳌造反	35
第十回 甘草和国	38

序

读先生诸作而知先生之于文也：一若洪水陡起，远峰耸翠，而其间之葱郁浓淡，无一不见于手笔之超脱。若徒有学、有识，而无超脱之才（才）以达之，则如尺水无波，小山无云而已，又奚足耸人之望观哉！验天地间：岭不动，枝不鸣，忽嘘而为风；渊甚平，岳甚静，忽蒸而为气，惟其嘘与蒸之，倏忽莫之定。是以先生之才而可测，而其为文也又呜乎可测哉！吾于《草木传》，又复信其为然也。

[校勘记]

《草木传》（又名《草木春秋》），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将其列于附录中，其题下括号内注明：“一名《药性梆子腔》”。笔者曾见淄博市张店傅家村民间一抄本，题名《药绘图》；据新加坡国立大学辜美高先生说：日本庆应大学“聊斋文库”所藏《药绘图》，在该书前有序说：“医之为道甚难也，医者意也，必得心领神会，方能应手，而药性之补泻、寒热、攻表、滑涩（此似不当，“滑涩”系指脉象，非药性也——笔者），种种不一，更得深识其性，然后可以随我调度。故用药譬诸行兵，奇正变化，神明莫测。晋之郭子秀叔先生，儒医也。究极《素问》，阐扶《灵枢》，而居心慈祥，其暇谱有传奇，则乃群药。”其所录之“目录”十回与其他版本完全相同。辜先生在同文中说：“该抄本在文前，注明是蒲家之老抄本。”据台湾著名学者刘阶平先生所著《蒲留仙传》后附日本庆应大学“聊斋文库”所藏蒲氏著作目录中，载有：“《草木春秋》旧抄本，一册”；“《药性梆子腔》抄本，一册”；“《药绘图》蒲文及旧藏抄本，一册”，就笔者所见及的几种版本，不管其名目如何，但其目录与内容是相同的（当然行文间亦有微小差异）。

该剧何以有如此多的别名？作者是否是蒲松龄？抑或伪托？现在尚难定论；再者，该剧不见载于蒲氏碑，故辑校本暂列于附录中。

辑校本，所借以校勘的为淄博市博山区田庆顺先生的过录本。该抄本，首页题《志异外书叙》，所说的《叙》，其实是引录《淄川县志》中蒲松龄“小传”；《叙》后，题“淄川蒲松龄编著，博山田仁圃抄录”；其后，有“柳泉先生手著于南轩次客碧”；再后，为《草木传序》。该《序》文为何人所写？现在无从可考，我已将该《序》收录于《草木传》正文之前，以保持原抄本的格局，供研究者参考。

开 演

生上引天有时寒暑，人有旦夕灾殃。坐诗白^①药味君臣数丹经，逢场亦可作戏听；莫谓气血无少补，端资调和益性灵。白在下神虚子，因吾善晓人意，能达众性，遂将《本草》一书，不免乘间融通一回。西江月医道宣妙莫测，精义入神莫加；黄帝《内经》奥无涯，玉版灵兰可嘉。伊尹配作汤液，补泻俱有所差；雷公炮制更堪夸，尤要细心腾拿。自今胡诌直演一番便了。唱想古人尝百草，世人能救；甘国老和诸药，无病不康。扁鹊儿遣兵将，时常佐理；华佗子歼厥魁，妖孽尽藏。纵有些小贼寇，纷纷乱起；亦无妨横扫去，悉绝猖狂。节饮食调脏腑^②，经络有准；破积聚赞化工，神妙无妨。也有时膺高爵，王命并受；也自能回家乡，荣耀一堂。白吾喜知其所谓，不妨借此登场，博一笑嘛。道言未了，甘草来也。下

第一段之评本^③。

[校勘记]

①白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无“白”字。

②肺：博山田庆顺抄本《草木传》（以下简称：田氏抄本《草木传》），作“肺”字。

③“第一段之评本”段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，无此段。

第一回 桀子斗嘴

老生扮甘草上场引名传千古羲皇世，品重当今医士家。诗光阴送尽两鬓苍，克壮其猷四海扬；虽有许多神妙手，谁能独效在疆场？白老汉姓甘名草，字元老，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。不幸夫人早亡。所生一女，名唤菊花，曾许金石斛为妻，年方二八，尚未出阁。思想起来，好不愁闷人也！唱老本草有百姓，名传不朽，一个个显奇^①能，万病无忧。谁似我性^②甘平，善调诸药，也善解百药毒，万古流传。惟有那戟、蓬、花，与藻并谋，他四人性最烈，与我不投。那知我能温中，去灾也易^③，我要想立功勋，与国同休。常欲想定华夷，朝居一品，但是我年高迈^④，女大难留。下，副净执聘礼上引^⑤离了逐水寨，来此平和村。白伙计，来此已是甘草门首，待我问他一声。里面有人否？老生白桀子那里？丑扮桀子上引来了。能解三焦郁火，善泄心肺邪热。白爷爷说什么？甘白看外边是何人叫门。丑白晓得。丑出门作惊白^⑥你是什么人？贼白俺是逐水寨来的，要见你家爷爷。丑白少站。禀爷爷：逐水寨有人要见。甘草白待我去看来^⑦。你们到此为何事^⑧？贼供同答我大王闻听你家小姐素有佳

色，命我送来玉盆绣帐，要聘你女儿成亲。甘怒白胡说！唱你好像生卷柏治症破血，岂知我用煎熬断不容情；狼一狠吞吃了你这草寇，才治得脾胃开冷积不生。白吠！你这贼子还不走开！贼白伙计，他竟骂起来了！咱们回去，见了大王，再作商议便了。下，老生怒白好恼，好恼！丑白可恶，可恶！小旦扮菊花，副旦扮木香，小旦上引款冬寒已至，半夏热初行；用治风痰嗽，前胡艺独精。白奴家甘菊花。不知前庭吵闹所为何事，待奴家上前去问。爹爹在上，孩儿有礼。老生白罢了。且白爹爹与何人吵闹？生白女儿那里晓得，逐水寨出了海藻、大戟、甘蓬、芫花四大贼寇，送来玉盆绣帐，要聘我^⑤儿成亲，方才被我抢白而去。且白不好了！唱奴家本是贞节性，去风明目；到如今忽听的有灾祸，霜枝难傲。他好像茯苓皮治奴肿胀，麻黄儿治的我汗出不解，还有些气不顺须用木香。白爹爹呀！孩儿汗出不止，心里又觉烦燥，这如何是好？生白如此，叫栀子请黄医生来与你看病。木香，将你姑娘扶在东篱下，好好伺候。木香白晓得。下，生白吾想那半夏、瓜蒌、贝母、白芨、白芷与乌头，不合那诸参、牵、芍与藜芦纷纷相争，叫我时刻提防，恐遭毒祸；今又有大戟、甘蓬、芫花、海藻与吾相反，要娶我女儿成亲，真乃可畏人也！唱害得我菊花儿神昏气短，不住的浑身战汗出如津。闻听说老黄芪善医此病，只得是恭请来调治儿身。白吾想黄芪补中益气，固有专长，他就是调理新症，亦有奇方。那一日在天门冬前，麦门冬后，摇了兜铃，忽然闪出两个妇人，一个叫知母，头戴一枝旋覆花，搽着一脸天花粉；一个叫贝母，头戴一朵款冬花，搽着一脸元明粉，款动金莲来求咳嗽奇方。黄芪抬头一看，即知头面所有各般枳椇，俱是止嗽奇药，放下兜铃合成一方，便把他热嗽痰喘，一并治去，真可谓国手无双也！唱他带着一羚羊，善清肝肺，带一枝金铃子，治痘杀虫，饮几口鹿胶水呕吐能止，吃一把豨莶草除湿去风，捎常山理癰结痘疮并治，又吃些山豆根能止咽疼。生白栀子，你去把黄医生请

来，好与你姑娘疗病。栀子白爷爷，我姑娘有病，何不自己调理？生白栀子听我道来。唱那木香理气滞调理最要，侧柏叶止吐衄又理血伤，熟地黄能补血且疗虚损，生地黄能凉血更医诸疮，赤芍药破积血热毒亦解，白芍药生心血退热又良，琥珀儿安心神镇惊定魂，胡黄连退烦热疳疾最强，大柴胡并干姜疗肌解表，有枳实共枳壳宽胸气降，这都是妇人科应用之药，我心里无定见轻重难量。你快把黄医生务须请来，我与他细斟酌好出药方。白吾想此种药材俱都可用，但是我心中恍惚，毫无定见，你把黄医生请来，吾就有了主意。栀子白爷爷不用请他，小人也会治。生白栀子，你会怎么治法？栀子白爷爷听了。唱用一味车前子通他小便，割瞿麦再治他热淋有血，用一些地肤子洗洗瘙痒，再用些当门麝打胎甚捷。生怒白胡说！你快把黄医生请来。栀子白我不去，叫木香去罢。生白那木香是一女流，如何去的？你快去罢。栀子白我不去，我不去！生怒白咤！小畜生！你仰着一副藓皮脸，疗疥顽癩。栀子白爷爷，小人是藓皮脸，难道说你就是没了皮脸了？生怒白畜生！此话从何说起？栀子唱^①想当初黄医生，他与你消了臃肿，你连点金银花也没曾用，今日又要白凡消痰解毒，谁不知你是块白龙骨第会涩精。生怒白咤！胡说！你快去请他来与你姑娘看脉。栀子白若是看脉，可以不用。唱咱家有大麦芽可以宽肠，又有那小麦芽可以养心，还有那浮麦儿方才飘下，总然就不甚奇可止心津。生白你一片胡说！每日吃药，那一位医生不知我甘草？你去请他到这里，嘱咐他多捎几味凉药来。栀子白捎什么凉药？生白听我道来。唱捎元参治浮火清理咽喉，捎丹参理崩漏益血通经，捎苦参治疮疖肠风下血，捎竹茹清胃痰呕吐不生，捎竹叶疗肠热虚烦不解，捎竹沥补阴虚痰火不生。栀子白就捎这个，还捎什么？生白还有哩。唱还要得捎泽泻降阴火利水通淋，捎丹皮除肝热破血有功，捎芒硝通大肠软坚润燥，捎扁蓄滑膀胱小便能通，捎地榆疗肠风并治血痢，捎括蒌润肺喘还治结胸。栀

子自把他那药橱儿都抬来罢。还捎什么？木香跪上白爷爷，不好了！不知我姑娘看见什么，又笑又说，赤身露体，扑下床来。生白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这该怎么处！栀子白爷爷，不用害怕，小人吃个大力丸，管保把他抱上床去。生白唬！胡说！快去取药包来，待我捡药。栀子取药包上，生捡药白枸杞天之精，地黄地之精，川椒日之精，珍珠月之精，柏子金之精，肉桂木之精，兔丝子水之精，苁蓉火之精，白茯苓土之精，怀山药万年之精。木香这是十精之药，快拿去将邪镇住。木香白领命。生白回来回来！还有珠砂符一道，叫你姑娘吞在腹内。木下，甘白栀子，你不去么？这等慢事，就该打死！唱你就是八角风也须百部，用着你癞虾蟆那怕疳痨。惹动我三焦火定叫你去，若不去打碎你还要煎熬！生怒打介，白你是去不去？栀子白我去就是了。生白快去！老生下，栀子白这就奇了。往日请医，他还不当一件事，今日就这个模样，着实不堪了。唱是疮不是疮，先喝地丁汤。唱蒲公英，他就是黄花地丁，外科家治疮疗还用陀僧。下

[校勘记]

①奇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其”字。

②性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姓”字。

③易：田氏抄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益”字。

④高迈：田氏抄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迈高”。

⑤“副净执聘礼上引”句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执聘礼副净”。

⑥“丑出门作惊白”句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丑去作惊开门白”。

⑦来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无“来”字。

⑧事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无“事”字。

⑨我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吾”字。

⑩唱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白”字。

第二回 陀僧戏姑

副净扮陀僧上场引坐痰镇惊疗痈毒，消积杀虫冻疮除。坐诗浪荡弥陀僧，煎熬治疮疗，酒肉结朋友，相与众医生。自吾乃红炉寺内弥陀僧是也。寺内银老师夫因吾秉性最毒，不肯容留。多蒙众生用吾煎熬，代治疮疗，因此结为厚友。每日只以吃肉为事。咱我今日吃驴肉动了淫风，吃鹿肉有鹿茸纯阳生精，吃猪肉虽养脾生痰又忌，吃羊肉羊肉热大发疮疗，吃牛肉补脾虚于人有益，吃鸡肉性甘温补虚温中^①，吃鳖肉有鳖甲滋阴退热，吃狗肉补虚寒助阳有功。自我想平日各样肉儿，无所不吃，今日跟着医生，汤汤水水，吃了多少烂肉，内有一盘驴肉，叫我吃了，把我疴痰又发，淫风又动，而今只想吐痰，身上又觉肿胀，恐怕成了黄疸^②疾病。不妨且往菩蒂庵寻他一寻。唱抖一抖大象胆免得惊搐，好像那下乳汁王不留行。来到了菩蒂庵山门以外，我看山慈姑心才安宁。自来此已是，我不免把门敲上一敲。小旦扮慈姑上引正在禅房静坐，忽听有人叩门。开门介呀，原是来的老师，请往庵中去坐。幌子暗地上窥，陀僧自慈姑可好？姑自老师费心了。幌子自好秃驴！他往那姑姑庵中去作什么！待我跟进去听他一听。慈姑拉陀僧入后场白师傅，你往这里来。唱咱两人入莲房暂解欲火，我还要吐蟾酥发了痒麻，咱二人在巫山朝云暮雨，怕的是有人言吐痰风撤。陀僧笑白哈哈！我前日吃了驴肉，动了淫风；你今日这个模样，莫非也是吃了驴肉了？姑

白我不吃驴肉，我要吃你驴肾呢。僧唱忽听说吃驴肾痿阳立起，像吃了海狗肾阳道大兴。留版僧白慈姑，你不信，你就摸上一摸。慈姑摸介，白^①这一个班毛虫这等硬性^④，只怕的破了血还要嫌疼。留版僧不怕的。唱我有那茜草根与你止血，我还有明没药也会止疼。慈姑白这等说我越发中意了。我且问你，那一日，却怎么不^⑤这么坚硬？僧白实对你说罢：今日我吃了壮阳药了。姑白你吃的什么壮阳药？僧白是你听了。唱吃的是海狗肾，母丁香大兴阳道，又吃上金英子、石莲肉且固肾精。留版姑白难道说你就是吃这几样药么？僧白到也还有，我其时都不说了。你快去脱了罢。唱露出了黑仙茅壮阳益肾，还有你赤小豆解毒消肿，弄出些阴阳水霍乱有用，速使你嫩莲蕊治我遗精。棍子闯进指骂僧白哇！你这个秃驴，来在这里调戏尼姑，是何道理？又指骂慈姑白你教他到这里做什么？姑白我叫他到这里唱个神曲，开开胃气。棍子白我不信，你教他唱一个我听。僧白波漓波罗摩诃萨，能治雀目夜明沙，清热利水海金沙，镇心定神用硃砂，和胃安胎有缩砂，消咽散肿有硼砂，要去风湿有蚕沙，波漓波罗摩诃萨。棍子白到也唱得好。棍子指慈姑介尼姑，你也唱一个我听。姑白我不会唱。棍子白你只会陪着和尚睡觉！唱我想你爷和娘真是混账，送到你姑姑庵玷辱家乡。你说是出了家修真养性，我看你竟是便宜和尚。姑白俺也是佛家弟子。棍子白呸！你是什么弟子？善治头疼蔓荆子，吸去滞物草麻子，驱风除湿苍耳子，能治胁痹白芥子，消食宽胸莱菔子，敛毒止泄五倍子，清音涩泻有诃子，下气定喘有苏子，解结散毒皂角子。子儿甚多，你说你是子不是？你是什么子？有了。唱想必是庵间子行水散血，好像那壮荆子治浮肿臃，莫非是海松子去风疗嗽？不就是浪荡子止搐拦风。姑白胡说！难道你就不是人了？棍子白你是个什么人？养胃进食有砂仁，通经破血有桃仁，宣水润肠郁李仁。唱我看你到像个瓜蒌仁，善治咳嗽；恰是那秃和尚，理肺杏仁。僧怒白硫黄本是

火之精，扑硝一见便相争；水银莫与砒霜见，狼毒最怕我弥陀僧。唱谁不知我平日性情最烈，触恼了银老师与我离别。就是你真狼毒何敢犯我？顷刻间管教你一命火绝！梔子白巴豆性烈最为上，一见牵牛不顺情；丁香不和蔚金遇，牙硝难从京三棱。唱急忙走到街首先禀牙皂，用他来通关窍速逐邪风。慈姑拦梔子白住了，你休走。川乌、草乌不顺犀，人参最怕五灵脂；官桂善能调胃气，若遇石脂便相欺。唱我见那草乌儿善解风痹，生用了管教你即刻蒙迷。白弟子们将山门闭了。梔子白闭不得，我还要走来。僧白你且莫走，我还有个草果儿与你吃了，消消膨胀。姑白你且莫走，我还有个白果儿与你吃了，定定嘴嗽。梔子白你两个都是哄我。陀僧拉住梔子，慈姑取药介白我今用生草乌把你蒙住，送到你青蒿科治你骨蒸。众抬梔子下，慈姑白咱今把人害了，这该怎么处？僧白有了，还要你头上留了头发，脸上搽着轻粉，鬓角插着密蒙花，脑后带着米壳花，丁香坠儿边，胭脂嘴上搽，身穿着皂昆布，手拿着枇杷，开怀露乳香，人见必胡麻，相与个千金子，他自有金屑、银屑与你押。若有人来欺，干漆棍儿打，打的他呕吐痰涎，也不饶他。半夏倘或通着官桂，百神儿都能给咱护架。那时节，吃斋也罢，不吃斋也罢，情愿跟着你当归，再不想寺里出家。姑白你说什么话？滋除心血用头发，退翳明目密蒙花，杨梅结毒用轻粉，涩肠止泄米壳花，丁香快脾胃，胭脂坠痘癧，消瘰疬用昆布，止咳嗽有枇杷，疗疼痛有乳香，补虚损用胡麻，见了破积千金子，尚有心慌金箔加，破积杀虫借干漆，呕吐不堪入半夏，热性通官桂，寒气也不怕。咱为什么？吃斋也罢，不吃斋也罢，调养荣血惟当归，怎么应乐户人家？僧白这何尝是乐户人家，不过是应一个结骨丹，成一个黑老婆罢。姑白那黑老婆是个什么？僧白名叫土鳖。姑白那有出家人当^⑥土鳖？僧白出家人还了俗，不当鳖还当什么？姑白你当鳖罢，我不愿去。唱山慈姑听一言心神不定，叫一声弥陀僧细耳承听：咱若是入了这花街柳巷，怕的

是难见那寺里宾朋。僧唱叫慈姑你不必胡思乱想，咱不过入柳巷偷度日生。自愿你巧打扮多多俊俏，见了那少年郎眉目挑情。我劝你跟我去青丝另整，除鬼邪逐瘟症应我天灵……姑白天灵是什么？僧白你只管听来，底下还有一个字呢。姑白一个什么字？僧白你来这里，我告诉与你：是一个盖字。姑白嘻嘻嘻！松风静庵多薄命，烟花柳巷试红妆。僧白从今不把弥陀念，强搽胭脂诱青郎。下

[校勘记]

①“性甘温补虚温中”句：田氏抄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性补虚甘温之中”。

②疽：田氏抄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疽”字。

③白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笑介”。

④硬性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性硬”。

⑤不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无有”。

⑥当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应”字。

第三回 妖蛇出现

棍子醒上白好蹊跷，好蹊跷，缘何在青蒿科里睡觉？明明和尚戏尼姑，我在中间闹，忽然就在这里，令人不料，不料。这件事我且莫管，我爷爷叫我请医生，我只得舍上个五加皮脸，强筋健步走上一遭。吾想黄医生，他住在温家村，到有许多温性也。唱有一个革澄茄入胃除冷，有一个高良姜暖胃止疼，有一个覆盆子固精暖胃，还有个革澄儿去把寒攻。有附子能回阳遂水益肾，有乌药理肠疼

顺气调中，有芦芭益肾火疝疼有效，破故纸益肾火暖腰止泻，吴茱萸暖肝胃也治肠疼。白就是温性的奴婢，亦且不少。唱有一个叫麝香善开心窍，有一个小茴香理疝暖宫，还有个青木香亦能散风，白檀香定霍乱兼治心疼。白我若到他门首，假装偶感风寒，寻些生姜发散，干姜暖中，就是没药治我损伤，我不过舍上一副陈皮脸，只当开了脾胃。呀！我又想起来了：他那里一个麻黄最是不好的，他会行病治病，治人头疼，使人汗出如津，又好治人风嗽。他若叫我咳嗽一声，他必举动桔梗，使上五味子，一齐治我个不亦乐乎。唱装头疼假咳嗽还要细辛，补精血益肾宫还要苁蓉，我昨日知川椒甚是有用，要止痒散寒气暂且住停。留版白今日我在此胡椒一回，去了多少冷痰；若是再通秦艽，必将风寒俱去。唱我今日补命门寻他肉桂，核桃肉补命门也算有功，得一回续断儿伤折能治，生精血补崩漏还要鹿茸，韭^①子儿能助阳且医血中，虎骨儿壮筋骨能去毒风。但是我忽然间虫疼又发，且在这棟根下歇歇再行。下，白蛇、乌蛇上场舞蹈，然后回身一变，小旦白蛇上引生来本领定不差，瘫痪隐疹来寻咱。若问奴家名合姓，群蛇队里称白花。正旦扮乌蛇上引学来武艺最为高，癣疥不仁皆能疗。若问奴家名合姓，群蛇队里称乌梢。二蛇旦相见，乌蛇白妹妹今日出洞，有何贵干？白蛇白我误吃了蟹爪甲伤了胎孕，将寻些艾叶儿止漏安胎。乌蛇白孕妇所忌东西，你怎么^②就忘了？白蛇白姐姐面前领教。乌蛇白妹妹坐了，听我道来。唱班毛虫共水蛭以及蠹虫，草乌头、熟附子相配天雄。有野葛与水银、巴豆并忌，川牛膝、薏苡米、金头蜈蚣。京三棱、蓬莪术、代赭生麝，有大戟共芫花、半夏南星。阳起石、金铃子、琥珀海藻，桑螵蛸、地骨皮、甘遂苁蓉。洛阳花、冬葵子、川乌青黛，生卷柏、土茯苓、铅粉木通。有牙硝合芝硝、漳丹肉桂，牵牛子与槐花、皂角相同。有雄黄、雌黄儿、通草瞿麦，有干姜共桃仁、硇砂攻同。川大黄、鳖爪甲、枳实干漆，有雄胆合茅根、蝉退失中。这都是孕妇家忌的要药，

小妹妹你何不细心留情？白蛇白既蒙指示，如开茅塞。不知姐姐今日到此，有何事干？乌蛇白昨日我出来放风，中了赤箭，今日要寻些白芨，方好治治金疮。棍子猛然抬起对白蛇白好妖孽！古石灰能止血，拌上韭根捣千杵，抹到^③伤口手紧捏，治的金疮效甚捷，你要我棍子有何说？对白蛇白好妖精！安胎虽然艾叶好，加上阿胶始见灵，补虚羸，止漏血，你要我棍子终何用？指白蛇白我看你这个白白的妇人，你好像——唱像一个白豆蔻会治反胃，又像那白附子逐痞去风，好像那白茅根止血衄血，又像那白扁豆益脾和中。指乌蛇白我看你这个黑黑的妇人，眼珠上有个红圈，你好像——唱像一个红豆蔻会治吐酸，像红花破瘀血新血能生。又对白蛇唱咱二人同合欢调和心脾，我想你水牡砺治我遗精。对乌蛇唱捣你也败龟板补心益肾。乌蛇唱你是个兔丝子强阴益精。又对白蛇唱我想你巴豆儿破水开积。白蛇唱你是个水蛭儿破血通经。乌蛇唱你若是有血积剪你归尾，剔了你乌贼骨能治血崩。棍子唱你两个酸货儿真乃好看，俱像那黄米醋补贤消肿。乌蛇白你看这孩子竟把我调戏！咱故意卖俏，把他引进洞去，将他吃了罢。白蛇白待我哄他一哄。你这孩子往那里去？棍子白我爷爷叫我请黄医生。白蛇白黄医生在我家里。棍子白你是哄我。白蛇白我不哄你，你跟俺两个前去，到那里我还有个意思与你。二旦眼里传情，引棍子背白我看他眉来眼去，引得我魄散魂飞。想是他心里有了我了，不管是与不是，我且跟他去，躁躁皮儿。转白我去罢。二旦白你来罢。棍子白你家还有什么人？二旦白就是姊妹二人。棍子唱听言来喜得我浑身发软，柏子仁养心神助脾滋肝。到那里阳起石兴阳玩耍，我还要人乳儿滋补肾元。那怕这痨嗽病血痰发动，去痨嗽理血痰还有紫菀。棍子跟二旦行，白蛇唱跟我去穿山甲走山过岭，治痈肿理痔疮透骨挑脓。你好似益母草女科最要，正用你调经血去瘀生新。乌蛇唱我今日送到你紫河车，补虚损疗痰劳培养根本。你好似无名异金疮要药，止疼痛疗肠折生

肌有准。白蛇白到了。你且在崖下略歇片时，待我进去，看看有人无有，你休去了。若是无有，俺再出来请你。下、棍子白好呀，你看他两个都钻进去了，想必他把床褥铺好了，然后再来请我。唱这才是巧姻缘天然配就，当一个采花郎双凤齐鸣。我进去入石苇通他小便，他还用蛤蚧儿治我遗精。白哈哈！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出来？想是里面有人，我且在此藏上一藏。这正是：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乱峰参差青崖下，不少鸟语共花浓。下

[校勘记]

- ①韭子：田氏抄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兔丝”。
- ②怎么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无“怎么”。
- ③到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刀”字。

第四回 石斛降妖

武生扮石斛降妖平胃逞义气，补肝壮英豪。诗初步青云气象雄，胸藏韬略耀黉宫；益阴定志补虚怯，性热剪除贊化工。白小生金石斛是也。我昨日在郊外寻使君子治小儿疳疾，只见洞中出来了一条恶气，我用赤箭射了他一箭，他竟把赤箭拐去。今日我精涓泻痢，又想那赤石脂，少不得带上鬼箭，再寻那羌夷，把那邪风恶虫，一并治去。石斛带了箭呀！还有一件宝贝，名叫预知子，遇毒作声，善于杀虫；还有鹤虱宝，诸虫皆避。我将这几件宝贝，带在身边，一到郊外，寻箭便了。唱预知子断岭中遇毒作声，这宝贝善杀虫万古

留名；还有这鹤虱宝诸虫皆怕^①，雷丸儿除阴热也会杀虫。梔子瞧上白呀！这多时候，还不出来请我，想是里边有人。待我瞧上一瞧。呀！不好了！那边来了一人，待我躲避躲避。小生上场白走哇！我石斛来在了深山陡涧，在此处被妖精拐去赤箭。且在这山坡下停身站住，石崖下又好像妖邪出现。梔子猛抬头一望，斛白石崖下什么妖孽？待我一箭射死。梔子起白我不是妖孽，我是一人。斛白你是一人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到此有何贵干？梔子白我叫梔子，这是我家亲戚。斛白你越发胡说了，这里并无人家居住。你说实话罢，你若不说实话，我将你一箭射死！梔子白我在此不敢说。斛白你来这里说。梔子白罢了，我实说了罢。我原上棟根下歇了一歇，遇见两个妇人，他问我到此何干，我说去请黄医生，他说黄医生在他家里，他叫我跟他到这里。斛白他对你说什么？梔子白那穿白的妇人，唱他说是吃了个蟹爪甲伤了胎孕，又说是寻艾叶安胎暖宫。白那穿黑的妇人，唱他说是逐邪风中了赤箭，好像是服勾藤治我癫痫，那葫芦治的我中漏膨胀，恨不能使连壳治我肿疼。斛白你当那两个妇人是什么人，那是两个妖精！昨日把我赤箭拐去，今日又寻他，他又把你哄来这里，他要吃你。梔子跪白相公快快救命罢！斛白起来，有我在此，料也无妨。乌蛇内白我的冤家又来了，咱两个把他吃了罢。斛白预知子作起声来，真果有了妖精。梔子闪在一旁，看我降妖。下，二旦过场，斛唱好妖精那里走！还我赤箭，再用这鬼箭羽杀你妖虫。二旦上场介，乌蛇唱我昨日不防你中了赤箭，为什么你今日又来逞能？他宿食消毒气咱用大蒜，用石羔清胃火治你牙疼。斛白好妖精！谩说是你两个，唱你就是柏子仁补心定悸，若要是消痞结平肝破滞，定然要那利刀揭你青皮，切乌头去厥冷风湿并治，用白薇治的你人事不知！杀介，白蛇唱说这话惹得我鼻塞流涕，有香臭不能闻还要辛夷，且把你当葛花枳椇醒酒，那怕你使水蛭打胎破瘀。杀介，二旦败下，石斛赶上，乌蛇白妹妹，我看乜个人好像金石

斛，一身棍气，最是不善。妹妹，等他到来，问他一问。斛上杀介，白蛇白你是何人？斛白我是县中一个武秀才，有名劣生金石斛是也。白蛇白我看你一点儒气也没有，必是不通。斛白你怎见不通？白蛇白你说的是个劣生，我故知你不通。斛白宗师大人考我的时候，他那膀胱大甚，小便不通，那时我有通草两篇，把我进了，怎见的我不通？白蛇白通便通，只是旁人做的。斛白哈哈！他两个一身妖气，也笑话起我来了。棍子暗上高处自相公快快把这两个妖精打杀，不要与他说话！乌蛇白妹妹，他是金石斛，这便怎么处？白蛇白姐姐放心，我有麒麟竭，管教他变作麒麟，扑向前去，将他吓死。乌蛇白这等说^②我有蜈蚣、全蝎，一齐放出，定要治他口渴肺风。白蛇白既然如此，各显神通便了。二旦念咒作法，棍子白你看他两个唧唧哝哝，不知他说些什么？忽然麒麟跑出，后跟蜈蚣、全蝎，棍子白不好了！快快逃命罢！棍子拉石斛下，麒麟、蛇、蜈蚣、全蝎一齐赶下，白白姐姐，你看他两个逃命去了，你我随后赶去。二旦下，棍子、石斛上，棍子白相公，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该怎么处？斛白吾想此种异兽，世间少有，待我用辰砂将他镇住。麒麟上，用辰砂打倒，棍子笑白哈哈！这种异兽果然现出本像来了，红红的好像一块红花膏。斛白待我看来。斛白这原是麒麟血竭，去瘀和血，大有可用，快忙收来了。棍子全蝎笑介，蜈蚣、全蝎过场、棍子白哎呀！不好了！斛白这是甚么？棍白那蜈蚣咬了我一口，那全蝎螫了一刺，好疼！好疼！斛白快取胆矾用津液调涂，其疼立止。棍子白晓得。下，二旦上，杀介，白哇！你这劣生那里走！白蛇唱你好像牛黄儿治我痰热，又好像天竺黄治我惊风，有磁石那怕你是个铁汉，我白花咬一口送你性命！杀介，乌蛇唱你好像皂凡儿治我黄疸，又像那木鳖子治我疮痈，有三棱那怕你腹积坚硬，我乌蛇使使风吹你肚中。杀介，石斛白你们便是蛇精了。唱取鬼箭先治你腰腿疼痛，再用那鹤虱儿杀你邪虫，定惊痫去邪风还要蝉退，我叫你去风湿须求寄生。杀介，乌蛇白妹妹，不好了！唱我觉着

浑身有些发痒，鹤虱咬得我胆战心慌。白蛇唱我身上也有了鹤虱邪虫。叫姐姐你与我速速逃命，咱两个急忙忙且回洞中。杀介上，梔子上白相公且慢，你看他两个钻入洞中去了。石斛白赶进去将他拿住，能治风湿疥癞，我定要起菱阳寻他蛇床。梔子白相公且慢，恐他邪毒害你。斛白任他有什么邪毒，我全不怕。梔子白不如我先^③到他洞中，看他一看。梔子入洞看白哎呀！那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拿一根棍来，挑出去看，原来是一条长虫皮。斛白这一名叫蛇退，善除目翳，也治惊痛。这蛇定然脱皮而去，想是他怕了我了，再不敢出来。我在这石崖上留诗一首，作为铭记可也。诗白堪笑痴迷好色流，妖魔乘隙媚容投；百般艳态春情露，天外魂飞不自由。又诗白妖魔无处幻而真，窥透机关有几人？正气但能高百丈，群邪胆丧化灰尘。梔子白好诗，好诗！今日幸遇相公，若遇不着相公，白白的教他吃了我了。多谢相公救命之恩！斛白请起。梔子白请问相公：方才说县中一个秀才，名叫金石斛，我甘爷爷有^④个女婿，名唤金石斛，莫非即是相公？斛白正是。你是何人？梔子白小人是甘爷的一个奴仆，名唤梔子。斛白到此何故？梔子白小人在下^⑤，姑爷听了：逐水寨新出了四大贼寇，他要聘甘姑娘强把亲成，吓的他父女俩成了大病，才教我温家村去请先生。斛白我想灵仙府有一位威灵仙，是我厚友，他的神通广大，你随我前去请他先平贼寇，后请先生，也不为迟。梔子白使的。斛白草寇山川太张狂，心操狼毒聘红娘；威灵若展玄妙艺，定杀赐皮木贼伤。下

[校勘记]

①怕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避”字。

②说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是”字。

③先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现”字。

④有：路编《聊斋俚曲集》本《草木传》，作“一”字。